



● 一期娱乐

乏力的仙侠

□刘雨涵

如今的仙侠剧几乎成了古装偶像剧的代名词，它们以谈情说爱为主旨，顺便加点统领三界的权谋游戏和拯救苍生的凛然大义，这个配方观众已经感到腻歪了。作为国产剧的特有品种，仙侠剧如果能够把格局打开，衍生成具有东方美学色彩的魔幻世界，或将媲美《指环王》的中土世界和《哈利·波特》的魔法世界。而现在的仙侠剧却从大千幻象溃退成了小情小爱，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退步和遗憾。

由迪丽热巴和任嘉伦主演的《与君初相识》和《恰似故人归》无缝对接播出，这两部剧是改编自九鹭非香小说《驭鲛记》的上下两部，讲述了御灵师纪云禾和鲛人长意冲破束缚终成眷属，携手守护苍生的故事。在剧中的世界观架构中，分为天仙、地仙、御灵师三族，而为天仙驯服地仙的御灵师一族是不得与地仙相恋的，这就构成了全剧的虐恋基调。剧中，男女主角像是互换了剧本，女主角纪云禾有点儿腹黑属性，而男主角长意倒是一个纯良无害的傻白甜。除了主角人设方面有点新意之外，整个作品还是遵循了一般的恋爱套路。

前段时间刚刚收官的《镜·双城》，同样是以鲛人为主题。李易峰在剧中饰演鲛人傀儡师苏摹，这是他自《诛仙·青云志》后时隔五年再演仙侠剧。而同《诛仙》一样，《镜·双城》再次把一部玄幻小说给拍毁了。《镜·双城》改编自仙侠小说初代作家沧月的同名原著，有着大量的书粉，因此该剧被寄予厚望，视频平台将其定为S+级别。而在《镜·双城》播出后，观众吐槽说这部剧“去其精华，自创糟粕”，将原著中空桑人、冰族、鲛人、翼族等多股势力交织的宏大群像，简化成《苏摹和白璿的爱情故事》，一部充满家国情怀的史诗被拍成了爱情小品。

说起仙侠小说，其实早在唐朝时就已经比较兴盛，这类作品中往往会有神、仙、人、妖、魔、鬼六界各种族类。当下的仙侠小说以中国古代神话为依托，以《山海经》《淮南子》《聊斋志异》等著作为素材，融合了“玄、道、儒、武”而渐渐形成。比如在最近作品中经常出现出现的鲛人，就是在《山海经》《太平广记》中均有记载的人头鱼身的神秘生物，与西方的美人鱼类似，但是鲛人的泪水能够化为珍珠，更具有东方浪漫色彩。

但是与由武侠小说衍生而出的武侠剧不同，仙侠剧是由游戏改编而起步的。2005年，《仙剑奇侠传》开创了“仙侠剧”的新品类，其后的《轩辕剑之天之痕》《古剑奇谭》等也都是由游戏改编而成。这类作品基本属于男频剧，以男主的热血成长为为主线，以儿女情长为副线。2016年，由李易峰、赵丽颖、杨紫主演的《诛仙·青云志》播出，该剧改编自作家萧鼎的小说《诛仙》，这是当代仙侠小说的一部长篇巨

作，自2003年开始出版，多次入选网络文学IP价值榜前十。然而《诛仙·青云志》却惨遭折戟，只有前两集收视率破1，此后便低迷不振。

与此同时，仙侠剧开始阴盛阳衰，由男频转入女频。女性角色不再只是男主角历练之路上的催化剂和罗曼史，她们开始自我成长，独当一面。仙侠剧的主题也有了变化，儿女情长成为主线，热血战斗降为副线。2015年的《花千骨》，2017年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2018年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，接连几部女频仙侠剧都成为年度爆款，将“爽、甜、虐”三元素运用得炉火纯青。

近几年的仙侠剧基本都复刻了这几部爆款剧的路数，有着工业化的流水线制作，如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。这也让仙侠剧的创作思路进入了死循环，陷入低谷期。角色们一个个都是衣袂飘飘，长发及腰，画风都是过度磨皮、柔光滤镜，配音和背景音乐比演员的表演更加深情，再加上升格、旋转的运镜，使得仙侠剧“仙”有余而“侠”不足，缺乏了精气神。这些作品中，女主角一般都是“天帝之女”“上古真神”的高贵血统，她们不需要经过辛苦的打怪升级，只需要等待血脉觉醒，就能够成为统领天地的女战神。把修仙的自我成长这一步省去，是为了能够直奔恋爱主题，从前期的柔情蜜意到后期的虐肝虐肺，让男女主角爱个惊天动地泣鬼神，爱到地老天荒，爱成海枯石烂。

对此，许多观众表示“我不理解”——这些已经千岁、万岁的仙侠魔神族们，却有着成吨的“恋爱脑”，动用整个“四海八荒”“三界六界”的宏大建构，历经“三生三世”“九生九世”的百转千回，就是为了能够进入二人世界谈场恋爱，简直是牛刀杀鸡。爱情戏份的不断加码，让仙侠剧的主心骨变得孱弱无力、有形无神，在原著中令人啧啧赞叹的玄幻设定，在剧集中的交待越来越潦草，成了虚张声势的爱情背景板。请来顶流明星助阵的仙侠剧咖位越来越大，制作费越来越高，然而格局却越来越小，演变成粉丝们的圈地自嗨。

有网友表示，真正的仙侠剧应该是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榜》《八仙过海》《天书奇谈》《九色鹿》这样的作品，而不是看各路神仙师徒纷纷春心荡漾地谈恋爱。“曾经的神话小说充满了反抗现实、坚韧自由的精神，而如今的仙侠不过是让颜值即正义的男女们演绎流水线爱情，让粉丝们在粉红泡泡里嗑生嗑死的外衣。”如果把《西游记》拍成唐三藏和女儿国国王的爱而不得，把《指环王》拍成精灵公主阿尔温 and 人类之子阿拉贡的绝美虐恋，把《哈利·波特》拍成哈利、罗恩、赫敏之间的校园三角恋，那么这些作品不可能成为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经典之作。在仙侠剧当下遭遇乏力困局之际，如果能够跳出儿女情长的萎靡缠绵，着眼于打造出视野广袤的东方魔幻世界，或将大有作为。

□师文静

● 剧说有料

郭德纲的评书「闲白」

近日，郭德纲讲了整一年的新派评书《老郭有新番》收官。作为自封的“坑王”，此番讲《三国演义》，郭德纲只讲到第25回“屯土山关公约三事”就戛然而止，剩下三分之二的三国故事，可能成为永远不会填的坑。这是郭德纲讲评书的惯常方式，在早前的评书节目《坑王驾到》里，《济公传》《包公案》等故事也都是讲一半就结束。

与郭德纲其他评书作品专注于沉浸式讲故事不同，《老郭有新番》讲《三国演义》“闲白”很多，跳出“三国”讲“三国”的发挥也很多，讲三国故事也详略自由掌握，这种所谓全新潮派说书却被不少年轻人喜欢。评书艺术很难再出广受好评、受众面广的新人演员，传统评书花样翻新，观众接受度似乎更高。

郭德纲说，评书兴盛的时候，普通的评书艺人最不爱讲“三国”，因为观众不爱听，挣不着钱；说得好的演员也不爱说“三国”，正史、野史得研究，还要引经据典，费老功夫，说一个《三国》顶说十个《聊斋》，顶二十个《杨家将》，追求效果那还不如随口说说《七侠五义》。而郭德纲之所以说“三国”，首先是因为自己爱说书，郭德纲7岁学评书，9岁学相声，上世纪80年代末又唱了5年戏，他把评书、唱戏并列第一，相声只能排第三位。“杂家”出身的郭德纲说“三国”，其实不是不务正业，而是回归老本行。郭德纲花大力气说“三国”的另一个原因是，“说书行业不可能再好了，也不可能像当年那么辉煌，但是它永远不会完，因为说书卖的是演员的个人魅力”。



在大众流行层面，《三国演义》有原著小说、有多部电视剧、电影，有袁阔成、单田芳、连丽如等人的评书作品，还有学者易中天的电视节目《品三国》等，如何新说“三国”且说得有意思，相信郭德纲也思考过这个问题。郭德纲说“三国”，也不再整个篇幅着重于推进“三国”故事，而是用现代人的角度去解释、去分析、去评论“三国”。用郭德纲的话说，“故事谁不知道，说‘三国’的目的就是为了说‘闲白’，这就难了，考验的是演员的能力”。

郭德纲演绎“三国”侧重讲人、刻画人，也像其他评书演员一样擅长“扮演”人物，一个人在各个人物之中来回穿梭，群臣将士、忠臣奸臣，男女老少都演得了，用惟妙惟肖的表演去吸引观众。同时，郭德纲也用大篇幅去解析人物，刘备冲动“裸辞”，这种“笑面虎”最难惹，袁绍是“凤毛鸡胆”成不了大事，但最终落脚价值观输出，去讲如何做、行事。郭德纲的“三国”每期都对旧典故展开新说，所谓“新说”也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。比如，讲到曹操发矫诏拉拢各路诸侯、招兵买马讨伐董卓，被郭德纲闲扯到当下的影视圈拉投资，“劝人投资是一门学问”这个话题也能讲好久。当下解读、观点输出太密集，节目看下来，会发现郭德纲这哪是讲“三国”，完全

是借着“三国”讲当下。

50多个小时别人能讲完全本《三国演义》，郭德纲只讲了三分之一的故事，可见这部评书的“注水”有多满。除了在“三国故事”中“插花”各种当代解读，郭德纲还通过开场“闲白”来吸引更多传统评书之外的观众，大篇幅有趣的“串闲话”当成单口相声说，而这才是最吸引郭德纲粉丝的地方。定场诗之后，先来十几分钟闲白，从自己的传闻聊到传统曲艺界的趣人、趣事，再聊到德云社各个弟子、工作人员的段子，讲于谦盘核桃、“吃货”郭麒麟，吐槽栾云平，爆知名女星耍大牌，吐露自己拒演古装剧等，当然也不忘继续大篇幅“挤对”不在场的于谦。比如，说相声损于谦这个老话题，郭德纲解释说，他在相声舞台上好像是“挤对”于谦，说他父亲、说他媳妇，但让于谦当逗哏，于谦也不会干，因为捧哏应的就是这个活儿，大家也不用替于谦委屈，分钱的时候他高兴着呢！有一次闲白，郭德纲还捋了一遍外界对他的负面传闻，可谓闲扯无边际。郭德纲的开场“闲白”天马行空，与“三国”完全没关系，但最终又能圆回来，圆到“三国”故事上。

因为需要与现场的听众互动，郭德纲讲“三国”其实已经相声化了，虽然节奏缓急像评书，但密集的“抖包袱”“抛梗”更像是讲单口相声。不追求直工直令“正宗”的评书，郭德纲的新潮评书更像是评书与相声的杂糅。这种评书方式带有浓郁的德云社色彩，“闲白+评书”，本质上其实是将娱乐化的“粉丝定制内容”与传统评书文化有机结合。而且这种演绎评书的方式，更适合当下短平快的自媒体传播，更适合习惯了短视频节奏的年轻观众去接受。

郭德纲正经讲“三国”的那一部分内容，可以看出其实节奏、氛围、火候还是很足的，其评书演绎风格也是继承传统的，评书基本功扎实、水平不俗。《老郭有新番》中，郭德纲最终选择玩花样说评书，可能对郭德纲来说，这种“亲近”粉丝、迎合观众的评书形式，是其经过对市场的摸索逐渐形成的。这种新潮评书让追求“正宗”评书的听众和观众略有不适，甚至颇有微词，但它与德云社的相声作品输出风格是一脉相承的，还是德云社体系内的产品。郭德纲当年对相声的革新伴有巨大争议，但如今他自由发挥、天马行空演绎评书，把有厚度的经典段子化，对名著解构化，却没了多少反对声，甚至被大多数观众认可、赞赏。

在当下，似乎任何传统曲艺、传统艺术，有人去做，有受众，才是硬道理，让这些传统艺术形式追得上潮流、追得上观众的方法，也只有让其具有年轻化、网络化等特点。传统曲艺先能找到更多当代受众，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陈明雨